

美国获奖
畅销小说

1997年美国出版家周刊上榜畅销书

NUMBERED ACCOUNT

他不能生活在谎言中。
但是，他也许会死于真相中。

金融杀手

〔美〕克里斯托弗·里奇/著

何伟 董卫 付黎旭/译

CHRISTOPHER
REICH 法律出版社

紧张绝妙的悬念 复杂离奇的情节



1997年美国出版家周刊上榜畅销书
美国获奖
畅销小说

NUMBERED ACCOUNT

金融杀手

〔美〕克里斯托弗·里奇 / 著

韦 董卫 付黎旭 / 译

CHRISTOPHER
REICH 法律出版社

NUMBERED ACCOUNT Christopher Reich
Copyright: 1998 by CHRISTOPHER REIC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RTHUR PINE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9 THE PUBLISHING HOUSE OF LAW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译本由阿瑟·派恩集团通过大苹果公司代理,版权所有人为克里斯托弗·里奇
所有权利予以保留
本书根据 Delacorte Press 1998年版译出
经作者授权,法律出版社享有本图书中文简体本专有使用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融杀手/(美)克里斯托弗·里奇著;何伟等译. -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10
ISBN 7-5036-2947-9

I. 金… II. ①克… ②何… III. 惊险小说-美国-现代 IV. 1712.4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43179号

出版·发行/法律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陶 松

责任校对/杜 进

印刷/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1.125

字数/480千

版本/2000年2月第1版

200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 10,100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105号科原大厦4层(100037)

电子信箱/pholaw @ public. bta. net. cn

电话/88414899 88414900(发行部)88414121(总编室)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 7-5036-2947-9/I·140

定价:33.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内 容 提 要

十七年前，有人谋杀了尼古拉斯·纽曼的父亲。今天，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找出是谁干的——以及为什么。

为了进入雇用他父亲的、历史悠久的瑞士联合银行，尼克必须抛弃一份前程无量的职业和他美丽的未婚妻。当他越来越深深地陷入这个谦恭而谨慎的面具下隐藏着无边的贪欲和叛逆的神秘世界时，尼克发现自己不得不破釜沉舟了。

随着他的进一步调查，随着危险的增加，随着尼克越来越靠近他寻找的答案，他认识到他将不得不拿自己的生命来做最后的赌注。

《金融杀手》以其紧张、复杂、绝妙的悬念，以及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智慧，宣告了一个新的、惊人的天才的降生。

毒品贩运——武器(包括核武器)走私——黄金倒卖——卖淫嫖娼——一幕幕不可告人的事实，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内幕，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谋杀——叛乱——建立小王国……

本书是一本惊心动魄的惊险小说，更是一本金融工作者必读的反面教材。

译者说明

本书的翻译及审校分工如下：

第一章～第二十五章，由董卫、付黎旭翻译。

第二十六章～第四十二章，由付科翻译。

第四十三章～第四十六章，由王宇红翻译。

第四十七章～第六十二章，由何伟翻译。

第六十三章～第六十八章，由李金红翻译。

全书由何伟审校、付黎旭统稿。

1999年8月

引 子

马丁·贝克尔在走下银行台阶之前停顿了一下，他在那像珍珠一般闪烁着各色光芒的光雾下面很是得意了一番。整个车站的大街上都挂满了一排又一排的圣诞灯，成串的黄色灯泡像温暖的“电之雨”一样从天空中降落下来。他看了一下手表，惊异地发现离今晚开往山中最后一班火车的出发时间只有二十来分钟了。

但他还有一件事要办。他本该抓紧点的。

贝克尔抓住他的公文包，迅速加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但即便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把苏黎世称作家的严肃而且高效率的经理来说，这步伐都显得太古怪和太快了。为此，他不得不两次停下来回头看了看，虽然肯定没有人跟踪他，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紧张的心情。虽然这更多的是因为一种罪恶感而不是因为发现了什么威胁而作出的反应。

他的眼睛扫视到人群中一阵恐慌，这为他的恐慌和忧虑作了解释——一个保安人员正在大声叫他停下，一张冷酷的面孔从人群中向他挤来——似乎什么地方有点异乎寻常——可结果他什么都没有看见。

他做了那件事，而且他现在还是自由的，但是他感觉他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那瞬间的胜利已被此后的恐惧所取代了。

当贝克尔到了珠宝店的入口处时，经理正在锁门，这位漂亮的女士正温厚地皱着眉头。她看到他后，招手让他进了商店——因为她知道这一定是又一位匆忙的银行家想到这里来买回他妻子的爱情了。贝克尔匆忙走到柜台前，在接过收据时他已拿出钱递了过去，然后接过包装高雅的盒子，同时另一只手紧紧抓住他的公文包。

这个钻石胸针对他来说是一个奢侈的装饰品；也是他狂热爱情的象征；同时还是对他作出重大决定的这一天的一个隆重纪念。在这一天里，他决定服从自己灵魂深处的渴求。

贝克尔把盒子塞进他的口袋里，并感谢珠宝商后离开了商店。来到外面时，他看到昏暗的天空中已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他迈着轻松的步伐朝火车站走去。他先穿过了车站大街，然后经过香奈尔专卖店和巴利专卖店。

这是这个城市数不清的挥金如土的地方中的两个。大街上充满了像他一样的最后一分钟才来购物的顾客。穿着考究的男人和女人们，手里拿着送给情人的礼物正在往家里赶。他努力想象着妻子打开胸针包装盒时的表情，他甚至想象得到她充满期盼地缩拢嘴唇，从盒子里拿出胸针时眯缝起来的将信将疑的眼光，然后她会嘟哝出一些关于开销和要存钱给孩子们读书的话题。而他则会笑着抱住她，要她别担心，因为只有这样她才会把胸针别到胸脯上。尽管她会需要一个理由：因为她会问，马丁，为什么买这么贵的礼物呢？于是他不得不告诉她，但是他怎么能把叛国这样严重的事情告诉她呢？

正当他仔细思考这一问题时，突然有人伸出一只手在他的背部下方猛地推了一下。他朝前冲了几步，双膝一弯跪了下来……在就要跪到地上的最后一瞬间，他伸出的双臂摸到了旁边的一盏街灯，躲开了一股溅起来的肮脏的水花。正当这时，一辆

公交汽车从前面不到两英尺远的地方飞驰而过，汽车带过来的强风掀起了他的头发，风沙刮到他的脸上、眼睛里，使他睁不开眼来。

贝克尔深深地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让自己镇静下来，然后他回过头去找肇事者。他等待着一张充满歉意的脸，以及热切地向他伸出的一只手，不然的话就肯定是一个恶毒的疯子存心想把他扔到电车轮子下去。但他失望了，他看到的，只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女人正在对他微笑，和一位穿着粗呢大衣和带着配套帽子的中年男人对他同情地点了点头，然后走开了。

他站得更直，伸出一只手去摸了摸装着给他妻子礼物的那个鼓鼓囊囊的包裹，同时朝人行道往前看去，然后看了一下他那全皮的鞋底，他感觉到呼吸顺畅了一些。看来是地上的雪和冰使他滑了一跤，没有人把他推到电车道上。那么为什么他真切地感觉到另一个人的手掌按在他的腰部，使他感觉到针刺一般的难受呢？

贝克尔看着正在流动的人群，他疯狂地筛选着他们的脸，但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找谁或是什么东西，他只感觉到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一种原始的本能在对他尖叫着：有人跟踪！

大约一分钟以后他又继续往前走，什么都没看见，但他仍然忧心忡忡。

他一边走一边给自己打气，让自己相信没人看见他的盗窃，无论如何至少现在还没有，因为他已采取了防范措施：首先，他用的是他上司的计算机；为了保险，他还一直等到那个专横的矮子离开办公室并用过计算机以后他才进去接着使用，所以不存在任何请求授权的记录；最后，他选择了一年中安静的一天，即圣诞之夜进行——因为在圣诞节这一天里，那些还未到山里去与家人一起滑雪的人们四点钟就离开了。后来几个小时的时

间里他一直是一个人，没有人看见他在上司的办公室里打印文件，因为这绝不可能！

贝克尔把公文包塞到腋下，大步跨了出去。在他前面四十码的地方，一辆到站的电车正在缓缓地停下来。蜂拥的乘客们急切地在往前面挤，似乎都渴望早点上车。被某种尽可能将自己隐藏起来的动力所驱使，他也身不由己地朝人群走去。开始时他是慢慢地走，然后开始小跑，最后他狂奔起来。他不知道这种渴望是从哪儿涌出来的，只知道完全被这种感觉所笼罩着，除了服从之外别无选择。他很快跑完了那段距离，在最后几码时，他奋力冲刺起来，在电车轰隆隆停下时他赶到了那里。

空气飞快地移动着，门开了，从车盘下伸出一副踏级，几位旅客从车上走了下来。他从后面挤进人群中，并从背后人群的挤压中感到了一丝安慰。他一步一步地走进电梯，他的心跳渐渐慢了下来，呼吸也平稳了下来。现在他已安全地置身于推来推去的人群中。他在人丛中笑了，看来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会乘上最后一趟车去山里，到十点钟就会到达戴维斯山。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会活下来，安全地置身于家庭的怀抱里。

躁动的人群一个接一个地爬上电车，轮到他时，他把右脚放到金属阶梯上，然后向前倾出身子，抓住金属栏杆。正在这时，一只有力的大手突然放到了他的胳膊上，阻碍了他的行动。他挣扎着抓住栏杆往车里挤，但另一只手一把抓住了他的头发，使劲把他往后拽。他感觉到一个冷冰冰的球攢到他的脖子上，他张开嘴想叫，但怎么也发不出声来，仿佛没有空气供他喊叫似的。血从他的喉咙里喷射出来，洒到他周围的旅客身上。他听到一个女人尖叫了起来，接着是另一个女人的尖叫声。他朝后绊了几步，一手摸索着他受伤的喉咙，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公文包。他跪倒在地上，膝盖已失去了知觉。所有这一切都是慢慢发生的，同时他

感觉到有一只手放到他的另一只手上，把他的手掰开，然后夺走了公文包。他想喊，但他看见银光一闪，立即感到肚子上撕裂一般的疼痛，什么东西刺进了他的一根肋骨，接着肋骨断裂了。他几乎失去了知觉，公文包掉到了地上，他倒了下去。

马丁·贝克尔静静地躺在冰冷的人行道上，他的视线模糊不清，而且再也不能呼吸了。一股鲜血流到他的脸颊，温暖着他。他的公文包躺在几步以外的地方。他拼命地想拿回来，但却无法指挥自己的手指移动。

然后他看见了他，那个穿着粗呢大衣的男人。当他摔跤时一直在他身后的、那个短小精悍的家伙，是推他的那个男人！

那个谋杀他的人弯腰拾起公文包，刹那间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他看到他笑了，然后冲进了街道，贝克尔看不见那里。

“停下！”他默默地喊道，但他知道这已经太晚了。他滚动了一下头，眼睛直直地向上瞪视着，此时他看见了灯光——那耀眼而绚丽的灯光。

1

这是有史以来最寒冷的冬季。自从一九六二年以来，苏黎世湖就没有结过冰。但现在，一层蓝色的冰已延伸到岸边，在更远一点的河心还有一层坚硬的冰块浮在表面上。曾经在苏黎世和她繁华的四周喧嚣的，宏伟的气垫船，现在已在克里希堡——它们的冬季港湾里避难了。湖周围港口的风雪灯已烧得通红，所有的情况表明：危险！情况危急！

虽然两天前才下过最后一场雪，但是城市的道路已经非常干净了。弄脏市区的一堆堆凝结的烂泥已被打扫干净，那些顽强的冰块也同样被扫走了，甚至连为了加速冰块的融化而撒在上面的岩盐和碎石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如果在往年的任何一个年份，一轮轮持续不断的低温记录和无穷无尽的降雪都会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许多报纸的专栏会致力于计算天气给国家经济带来的收入和损失；对她的农业和畜牧业——由于成千上万头奶牛会在低矮的牛圈里被冻死而带来的损失；但对于她的高山滑雪圣地阿尔卑斯山来说——却一定会赢利的；在时间上来说，在持续多年的降雪不足之后，对于她珍贵的地下水位来说——也是赢利，因为专家预计经过十

年的“放血”之后，国家地下含水层会得以恢复；当然更多守旧的文章也会发表，甚至还会发表一些居心叵测的文章，宣布令人恐怖的“温室效应”已经消失而且再也不会出现。

但今年却不是这样。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新苏黎世报》每日报道，甚至于连专门登载慢性病的世俗的新苏黎世报的头版头条上，也没有片言只字提到这恶劣的气候。这个国家正在与一种比严酷的冬天更罕见的东西作斗争：一场道德上的危机！

骚乱的迹象非常明显，所以尼古拉斯·纽曼在广场站从十三路电车上下来后，马上就看到了明显的混乱：在车站路的东侧，离他五十码的地方，一群人正聚集在一栋黄褐色的四层楼建筑物前。那是瑞士联合银行的总部，也是他此行的目的地。那里大多数人都举着牌子，尼克——他喜欢人们这样称呼他——甚至在远处也能看见牌子上写的东西：“清除瑞士银行隐瞒的违法所得”，“毒品钱是血腥的钱”，“希特勒的银行家”；另外的人则把手插在口袋里，坚定地朝前迈着步子。

过去几年，他目睹了对这个国家的银行一系列令人尴尬的揭露：二战时期与第三帝国进行的武器交易；囤积属于希特勒屠刀之下的幸存者们的基金；隐匿南美毒品企业联合存入的非法暴利。当地新闻界已给银行冠以“没有灵魂的金融欺骗工具”或“毒品大王死亡交易的蓄意同谋”的商标。公众已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而且现在必须让那些负有责任的人付出代价了。

事实上，更为严重的风暴已铺天盖地的袭来。尼克向银行走去时陷入了沉思。他并没有沉浸到这个国家的自责情绪中；他也不能肯定银行是唯一应指责的对象；但他的兴趣仅止于此。而那天早上他的兴趣却集中于别的地方：一件从他记事起就在他心灵深处萦绕的私人事件。

尼古拉斯轻松地穿过人群朝前走去，尽管他身材高大，但却很敏捷。他的肩膀很宽阔，个子足有六英尺多高；他的步伐除了有点一瘸一拐的以外，也显得自信且有明确的目标。参加游行的老兵们只要注意到他放在裤缝上弯曲的手，和他的肩膀随着不是太舒服的呼吸而向后摆动，就会立刻把他当作他们中的一员的。

他的脸与其他军人一样，仿佛是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显得刻板而严肃；脸的周围镶嵌着像庄稼一样茂密的黑色直发；他的鼻子挺拔；而且从口音来看他显然是一个欧洲人的后裔；轻松而流畅；他的下巴显得强劲而又不顽固；但他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却是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呈淡蓝色，被细小的纹路所包围着，这不是人们指望在他这个年纪的人身上所能看得见的，它们默默地向人们提出了挑战，以至于他的未婚妻曾经说它们是另一个男人的眼睛——某位更为年长一些的，更疲倦的人所拥有的——一位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没有资格拥有的眼睛，为此她第二天就离开了他。

尼古拉斯在五分钟之内完成了到银行的短短路程。天上已开始下着冰冷的毛毛细雨，湖边吹来的狂风搅得雨丝纷飞，他的军用雨衣慢慢地变黑了。尽管雨丝无情地鞭打着他的下巴，他也无动于衷。他在示威者中间穿梭着，眼睛直盯着前方宽阔的花岗石台阶上的两扇旋转门：

瑞士联合银行。

四十年前他的父亲就在这儿开始受雇。十六岁当学徒，二十五岁当有价证券的业务经理，三十三岁时当副总经理；亚历山大·纽曼——平步青云地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当上了董事会的执行副总经理——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预料中的。

尼古拉斯看了一下手表，然后爬上台阶，走进了银行大厅。

他听到附近一所教堂的钟响了；九点正。作为对钟声召唤的一种反应，他的胃开始痉挛起来，这令他感觉到一种使命在肩、心旌摇曳的激动。然后他继续穿过大理石地板向一个写有用黄金雕成的“接待处”字样的桌子走去。

“我和塞罗迪先生有个约会。”他对大厅门卫说。“我今天要开始工作了。”

“可是你的文件呢？”门卫问，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穿着藏青色轻便大衣、戴着镶边银色肩章的气派的老人。

尼古拉斯将一个盖有这家银行印章的信封递了过去。

门卫从信封里抽出一张聘任书，并浏览了一遍。“证件呢？”

尼古拉斯递上他的两个护照：一份是藏青色的，外面有金色的鹰形装饰图案；另一份大红色的封面上印着一个小小的白十字。门房仔细地审视了两份护照，然后还给了尼古拉斯说：“我去通报你来了，请在那儿坐一会儿。”他指了一下一组皮沙发后说道。

但尼古拉斯宁愿站着。他慢慢地穿过大厅，看到了衣着优雅的客人们正在等待他们最喜欢的出纳员。客人中也有志得意满的经理们。他匆匆穿过亮闪闪的地板时，听见了被打断的安静的谈话，以及通过计算机辅助进行的生意上的交谈。听到这些，他的思想飞到了两天前从纽约来这儿的飞行，然后飞到了更远的过去，飞到了剑桥，又到了昆迪克，然后到了加利福尼亚。多年来他就是一直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甚至是毫无知觉地。

接待桌后面的一部电话响了。门卫抓过话筒送到耳边，听到他咕噜着“嗨”了一声后，尼克清楚地看见他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尼古拉斯被带过了大厅，来到一间古老的电梯间。门卫在前面以测量距离般精确的步伐走着，似乎想确定从他站的地方到要去等候的电梯之间的精确距离，而且一走到电梯前他就猛地

一下拉开了被烟熏黑了的玻璃门。

“二楼，”他说话时的发音很清楚。“有人在那儿等你。”

尼古拉斯谢了一声后走进电梯。里面很小，装饰着一些用布料做成的图案，和没有树节的木嵌板，以及磨光的铜栏杆。很快，他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混合的香味：令人头晕目眩的、沉闷的雪茄烟味；磨光了的鞋子在地上发出的嗤嗤声；而最刺鼻的，却是那股清凉的、又甜又防腐的古龙香水味，这是他父亲最喜欢的一种古龙香水。这种浸人心脾的香水马上袭遍了他的全身，像魔法一般唤起了他父亲破碎的形象：葡萄酒般紫黑色的头发理成了不时髦的平头；一眨也不眨的蓝眼睛上覆盖着任性的眉毛；严厉的嘴巴紧锁在不赞同和不气馁的表情里。

这时门卫有些不耐烦了：“你得去二楼，‘二楼！’”他说，后面那个二楼他说的是英语，“有人在等你，先生。”

但尼古拉斯没有听见一个字。他仍然背对着敞开的门，眼睛茫然地瞪着前方，他挣扎着要把分裂的形象拼合到一起，把它们拼凑成一副完整的图像。他回忆起在他父亲公司时所承受的那种强烈的敬畏感，那种骄傲和恐惧的感受，但再也没有更多的了。他的记忆仍然停留在那些不完整和不连贯的事件上，在他的心中仍然期盼着一些他应有的、但却不具备的东西。

“年轻人，你没事吧？”门卫问道。

尼古拉斯驱走了他脑子中那些让他困惑的形象，然后转身看着门卫，“我很好，”他说，“我没事。”

门卫把一只脚放进了电梯。“你确信你今天要开始工作了吗？”

尼古拉斯抬起了下巴，以打消门卫探寻的眼神：“是的。”他低声地说，并不易觉察地点了点头。“我很早就做好了准备。”

他脸上挂着歉意的微笑，然后关上电梯门，并按了去二楼的

按钮。

“马可·塞罗迪病了，也许在外面哪个地方和一些病毒或是昆虫在一起，谁知道呢？”一位个子高高的、有一头黄褐色头发、已到了三十岁上下、正在走下坡路年龄的经理在二楼楼梯间等着他。“也许是在世界上哪一块污秽的水里——也许就是中东那片肥沃的新月形土地——那是我们的疆域，不管你信不信，尽管我们的银行家不那样称呼它。”

尼古拉斯跨出了电梯，脸上礼节性地微笑着把自己作了简单的介绍。

“你当然就是纽曼了，我还会等别的什么人吗？”黄褐色头发的人伸出了手，然后使劲地握住了他。“我是彼得·斯普莱彻，别让我的口音愚弄了你，我是和威廉·泰尔一样正宗的瑞士人；我是在英国上的学，现在仍然知道‘上帝保佑女王’之类的话。”他猛地拽了一下昂贵的衣服袖口，眨了眨眼睛后说道：“塞罗迪老人刚从他的圣诞节仪式上回来，我把它叫做每年的‘十字军东征’：开罗，利雅德，然后去不知道的地方——也许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港口。他可以在他的马戏团里面工作，而我们其他的人则只能在小总部办公室里面变得日渐憔悴。我猜这不是计划中的结果，据说他至少要外出一周。坏消息是你得和我在一起。”

尼古拉斯听着他闲谈里透露出来的信息，尽最大的努力去消化它。“前面那条是好消息吗？”

但彼得·斯普莱彻已经在走廊上拐了一个弯。“呃，是的，好消息。”他转过头说道。“好消息是有山一样多的工作要做。目前我们有些缺人手，所以不会让你坐在落叶堆上读一袋袋的年度报告的。我们会给你送来诱人上钩的诱饵，很快。”

“诱人上钩？”

斯普莱彻在过道左边的一扇关闭的门前停了下来。“要让委托人把你当作密友。我们得把某人漂亮的茶缸放在我们相信的顾客面前。你看起来不像一个诚实的人，那么我告诉你要抓住一个人的所有注意力，懂吗？你应该能骗过他们。”

“今天？”尼古拉斯生气地问。

“不，不是今天。”斯普莱彻笑着说。“银行通常喜欢让人先进行一段时间的训练。你可以指望有一个月的时间来熟悉了解情况。”他靠在把手上推开了门，然后走进了小会议室里，把他一直拿着的吕宋纸信封丢到了桌子上。“请坐。”他说着把自己抛进了一个加了夹层的皮沙发里。

“随便点。”

尼古拉斯拉出一张椅子，坐到桌子对面他的新老板面前。他短时的惊慌被压了下去，随之而来的是刚到新的工作岗位时因为不清楚情况而感到的不安。但他也感到了一种新的感觉——一种顽固的、不相信自己确实已来到了这里的感受。

“你就在这儿。”尼古拉斯以他父亲责备的口吻告诫自己，你要闭上了嘴巴，睁大了眼睛，赶快让自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彼得·斯普莱彻从信封里抽出一打文件说：“你的生活用行话来说是单身汉，上面说你是从洛杉矶来的？”

“我是在那儿长大的，但我不认为那是我的故乡。”

“啊，罪过！我倒是喜欢那个地方。”

斯普莱彻抖出一支万宝路香烟，然后把盒子递给了尼古拉斯，但他拒绝了。

“不想让自己落得一个烟鬼的骂名？你看起来健壮得可以跑完一场见鬼的马拉松。想听听建议吗？那么，镇静点，小伙子！你是在瑞士，你需要冷静和沉着，这是我们的座右铭。记住这句话。”